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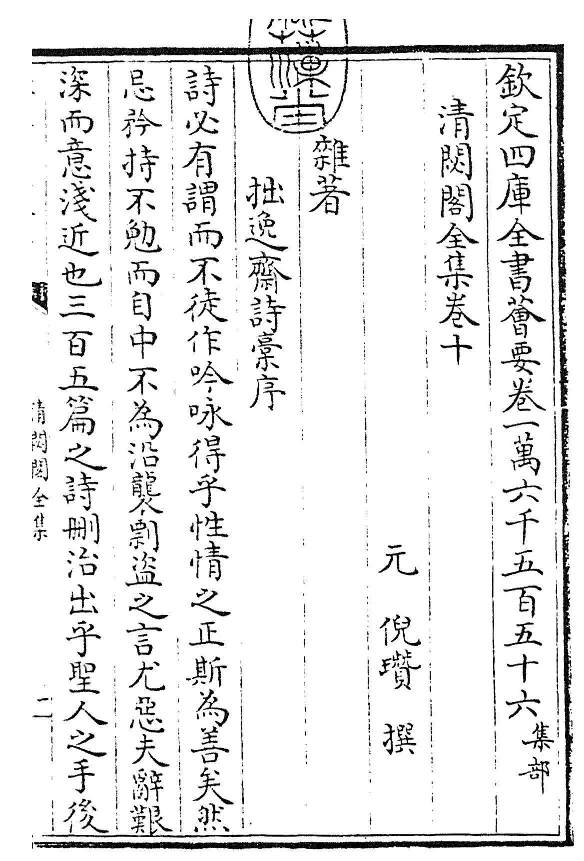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清閟閣全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 集部

清閟閣全集卷十

元 倪瓚 撰

雜著

拙逸齋詩槀序

詩必有謂而不徒作吟咏得乎性情之正斯為善矣然忌矜持不勉而自中不為沿襲剽盜之言尤忌夫辭艱深而意淺近也三百五篇之詩删治出乎聖人之手後

人雖不聞金石絲竹詠歌之音煥乎六義四始之有成說後人得以因辭以求志至其風雅之變發乎情亦未嘗不止乎禮義也詩亡既久變而為騷為五言為七言雜體去古益以遠矣其於六義之旨固在也屈子之於騷觀其過於忠君愛國之誠其辭繾綣惻怛有不能自已者豈偶然哉五言若陶靖節韋蘇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興懷忠義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遺意者也夫豈流連光景歳鍛月錬而為縟麗

誇大之辭者所可比哉周正道甫生當明時僑寓吳下
求友從師不憚千里其學本之以忠信孝友而滋之以
詩書六藝其為文若詩如絲麻粟穀之急於世用不為
鏤冰刻楮之徒費一巧也兵興三十餘年生民之塗炭
士君子之流離困苦有不可勝言者循致至正十五年
丁酉高郵張氏乃來據吳人心惶惶日以困猝正道甫
自壯至其老遇事而興感因詩以紀事得雜體詩凡若
千首不為縟麗之語不費鏤刻之工詞若淺易而寄興

深逺雖志浮識淺之士讀之莫不有惻怛羞惡是非之心仁義油然而作也夫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夫聞之者善足以訓不善足以省今之為詩雖異乎古之詩言苟合義聞者有以感發而興起與古人何間焉歳癸丑十一月廿五日撰

秋水軒詩序

或謂詩無補於學是殆不然風雅之音雖已久亡而感

發怨慕之情比興美刺之義則無時而不在也朱子謂陶柳冲淡之音得吟詠性情之正足為學之助矣廬山陳君惟允好為歌詩凡得若干首讀之悠然深遠有舒平和暢之氣雖觸事感懷不為迫切憤激之語如風行波生煥然成文蓬然起於太空寂然而遂止自成天籟之音為可尚矣若夫祖述摹擬無病呻吟視陳君不既遠乎茍窮源於風雅取則於六義情感於中義見乎辭誦之者可以興起則陶韋杜韓豈他人哉是猶有望

於陳君也甲辰歲七月序

謝仲野詩序

詩亡而為騷至漢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淵明乎韋柳沖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閒遠之語難造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絕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間然矣延陵謝君仲野居亂世而有怡愉之色隱居教授以樂其志家無瓶粟歌詩不為

愁若無聊之言染翰吐詞必以陶韋為準則已酉春攜所賦詩百首示余於空谷無足音之地余為諷咏永日飯瓦釜之粥麋曝茅簷之初日怡然不知有甲兵之塵形骸之累也余疑仲野為有道者非歟其得於義熙者多矣

荆溪圖序 戴宜興縣志

東坡先生嘗曰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欲買田其間種橘作小亭名以楚頌卒不遂其志杜樊川作水榭正

當荆溪之上其遺址僧結菴以居至今歷歷可考見蓋荆溪山水之勝善權離墨銅官諸山岡壠之起伏雲霞之吞吐具區匯於其左茗雲引於其前凡仙佛之所宫高人逸流之所宅殆不可以數計也

樵海詩集小引

古人有言詩貴眼前句又曰詩忌矜持若夫莫赤匪狐莫黑非烏眼前句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有矜持者乎至於離騷九辯建安以逮乎陶

鮑李杜韓韋未有一言之不由乎實而事乎虛文者也
國朝趙虞既歌咏其太平之盛兵興幾四十年鮮有不
為悲憂困頓之辭者秦君文仲則不然處困而能樂顛
沛而能正其一言一字皆任真而不乖其守間之者足
以懼而勸非其中所守全而有以樂不能也富貴而驕
淫貧賤而餒之吾見累矣與夫無病而呻吟矯飾而無
節又詩人之大病其人亦不足道也秦君不汲汲於富
貴不戚戚於貧賤孝友而忠信外柔而中剛非強以自

全又烏知其言之旨哉詩以吟咏性情淵明千載人也當晉宋之間諷詠其詩寧見其困苦無聊耶四月一日

倪瓚小引

陳惟寅憩屋疏

陳惟寅甫與弟惟允閒居養親棲隱吳市不耻貧賤不樂仕進熙怡恬淡與物無忤雖過朱門如遊蓬戶也世本蜀人其大父居五老峯下父天倪先生因遊吳愛錫麓洞有好流水家於惠山之陽久之有以日同舍生趙

從事招往館於其家遂復留吳市焉兵後棲無定居江右同邑人饒介之為之僦屋使得以安菽水之奉而僦屋之資則非一人所辦饒君素清苦又不欲以外事累人也僕遂為之一言世豈無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解衣推食指廪借宅豪傑倜儻如古之人者哉老杜所謂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者請為諸君誦之至正壬寅十二月九日倪瓚

題良常草堂疏 余捐捨趙榮祿正書一卷

昔王録事寄必陵之資近代趙文敏于岳氏之助皆有實效不事虛文今德常欲搆草堂所求者柯張杜三君或宿諾而寒盟或解嘲以調笑遍求其實則罔所知數年之間三君已矣草堂適成載覽標題重增嗟悼捎予珍秘永鎮新居

懶遊窩記

昔司馬子長遊涉萬里壯麗奇偉之觀前賢往聖之迹有以泄其懷古感今憤懣鬱律之氣史記之書既成藏

之名山以俟後聖君子也宗少文壯歳好遊晚以所歴名山盡畫屋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懐觀道卧以遊之子長雄奇之文少文神妙之畫善而猶有待又烏覩神馬車輪與造物遊鴻濛之外者哉若夫登化人之居遊華胥之國是皆神遇豈復有待予金君安素高卧林居慕楊許徳尸解上道乃怡神葆和内視窈眇煥標霞之孤暎朗性月之獨照因名其齋居懶遊焉噫尸居而龍見不出戶知天下善行無轍迹葢神遊無

方非拘拘局於區域逐逐困於車塵馬足之間安素仙仙乎道矣王方平嘗與麻姑言比不來人間五百年蓬萊作清淺流海中行復揚塵耳熟邯鄲之黃粱歸華表之白鶴人間紛紛如絮時一飛神遊盻吾固知安素不與悠悠世人同一悲慨也

忠靖王廟迎享送神辭　并序

至順元年春吳楚薦饑天災流行連數郡道殣相望沴氣薰襲為瘥為札錫之民咸被漸染大小惴惴無

所請命邦之耆老相與言吾邦西山之陽有嶽祠祠有明神焉曰忠靖王胙爵東平生能奮忠死有遺烈赫聲耀靈福我錫民自有年矣在昔宋季大疫用禱於神變沴為祥德載歌咏民病亟矣宜從故事乃合羣謀籲衆感率從祠下鐃鼓鏜鈜旗纛晻靄導騎駕以臨城闉香雲漲空耄稚奔走衆心推誠祈祀惟謹惟神顧歆來格來享若沐神水若濯泠風敺攘妖氛民疾用瘳丕燀神化無遠弗曁隣邑之民祈者踵接

瑗句吳四封所活幾萬人焉是神有大造於吾民也

禮神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矧威烈若此是宜

尸祝而社稷之舊祠燬於火未幾民更興復其制瓚

嘗以母病至禱立愈因作迎享送神辭二章刻諸山

阿俾錫民歌以祀之辭曰

靈皇皇兮岱宗神之來兮駕蜚龍赫蒼顏兮朱髮如火

紛羽衛兮岳祇嶪峨青霓旂兮白容裳降大荒兮祓不

祥歐野仲兮逐遊光惠我民兮神樂康羅帳兮雲幄湛

寒泉兮焸蘭勺撫偃蹇兮歈㕘差薦芳馨兮神享之靈
娛娛兮奈何樹紫檀兮山之阿匪斯今兮福斯土沐神
休兮千萬古
神之去兮驂雲螭風刓刓兮吹靈旗悅臨風兮延佇悵
神游兮難駐神游兮翩翩撫一氣兮周八埏朝騰駕兮
西山夕弭節兮東魯噫神往兮莫我顧民有籲兮載福
斯祜折瓊花兮遲神歸歲復歲兮神寧我違石戔戔兮
流水壽我民兮報祀無已

尺牘

答張藻仲書

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桱剡源圖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由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黄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

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歸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

與耕雲書

中秋日與耕雲於東軒静坐羣山相繆空翠入戶庭桂盛發清風遞香衡門晝閉徑無來跡塵喧之念淨盡如在世外人間紛紛如絮曠然不與耳目接戲寫近詩呈耕雲以當笑談耳倪瓚頓首

與周正道

七月三日偶入城郭獲承教益又辱館遇之者兼旬賢父子親愛而骨肉之可謂備至僕將何以報稱哉令嗣遜學已啓行未耶恐尚未行幸為道謝奉别忽四日想惟玄黙成帷坐進此道世慮消盡如浮雲之淨掃也僕隨世浮沈業縁未了如君之有佳子可謂萬事足他何憂哉但囑其早還勿為所留切祝

與介石

四月偶過吳淞率易上謁不能如禮次日即還笠澤又

不得詣謝以别惶恐何限比來不審何似伏惟吉德所臨風俗為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履候多福僕罪釁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大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事損心奈何奈何以世緣言之悲嘆何能有已若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誠亦無有此宗少文所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襄事粗畢大山長林之思此心已羣於鹿豕閒矣茲因令嗣德機徵君省侍輒附狀以承動靜恐欲知僕近況遂併及之末由趨

侍臨楮無任瞻依歲事崢嶸所冀爲道自重不備

又

瓚以七月末得𤺋疾卧病兼旬幽憂無聊因賦詩以自解云耳辱執事及德常縣宰書俾教寫學門石記記文特古淡可愛鄭翁傑思也繆書不由講學點畫不能遒媚結體還受俗惡又頗工於小不工於大縣宰欲流傳於久遠宜屬之工於書人品異俗者乃於文稱耳繆書那能副高意耶瓚非飾辭切告相體幸甚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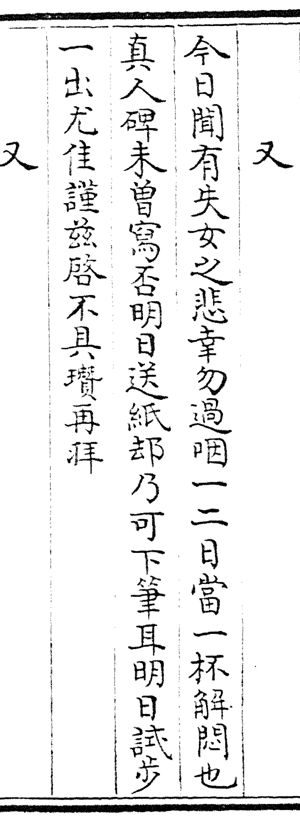
奉别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憇三日待荆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廹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吳寓邨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迹若司馬子長巍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迹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

太湖之西諸山依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山因並吾寄止公政着白雲滅沒處柱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真為之泣下沾襟也閏月末暫還繫舟江渚傷稍治夏衣將復至吳而過荆溪附此上問陰雨浸淫不審何似伏惟樂道閑居履候多福瓚招愆納毀豈非以由己致之耶復何敢怨天尤人常自疚耳其每動心於明公者則非一悲感而已窮居蕭然並無一物為寄偶尋得書室中聖濟總錄

若干冊聞見善録一冊可助常行撿閱唐玄宗隷書孝經石刻四拓本紙墨頗佳又青白舊瓷碗各一隻用奉左右聊寓不忘之意不直一笑耳末由叅侍臨書惘惘千萬慎攴自愛不備

又

瓚啟經宿不面且來想體力佳也此時早餉已久能同德機先生緩步過蝸牛廬中一啜日注茶覿陸探微寫宗茂深像否德機處不別書也



又

今日聞有失女之悲幸勿過咽一二日當一杯解悶也

真人碑未曾寫否明日送紙却乃可下筆耳明日試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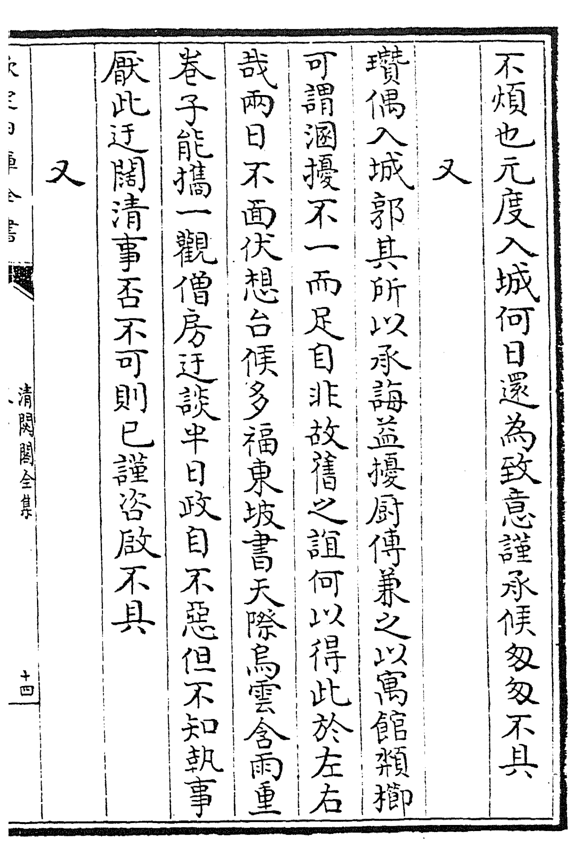
一出尤佳謹兹啓不具瓚再拜

又

瓚再拜新春伏惟履候多福欲往展賀村野居人不出

耳昨有數字與令嗣想曾過目書匣尚要用當送去無

用則已先公竹杖脚爐小巾尚有之希尋以見惠無則


不煩也元度入城何日還為致意謹承候匆匆不具

又

瓚偶入城郭其所以承誨益擾廚傳兼之以寓館頫擲可謂溷擾不一而足自非故舊之誼何以得此於左右哉兩日不面伏想台候多福東坡書天際烏雲含雨重卷子能攜一觀僧房迂談半日政自不惡但不知執事厭此迂闊清事否不可則已謹咨啟不具

又

瓚經宿不面旦來想惟履候勝常心遠錬師有一二種物留允同處𠫵折中倒地將欲他之矣齋閣中有沉香求一兩許不必入藥用者如允同前大片之類劈取少許亦不妨不可則已不强求也小子物在手者隨以與人不隨以需索亦不論錢價大小及不在手則無可如何非若他人靳惜其微而不較其大也呵呵

又

昨日承過遻我又得約齋翁共坐遻有終晷之清談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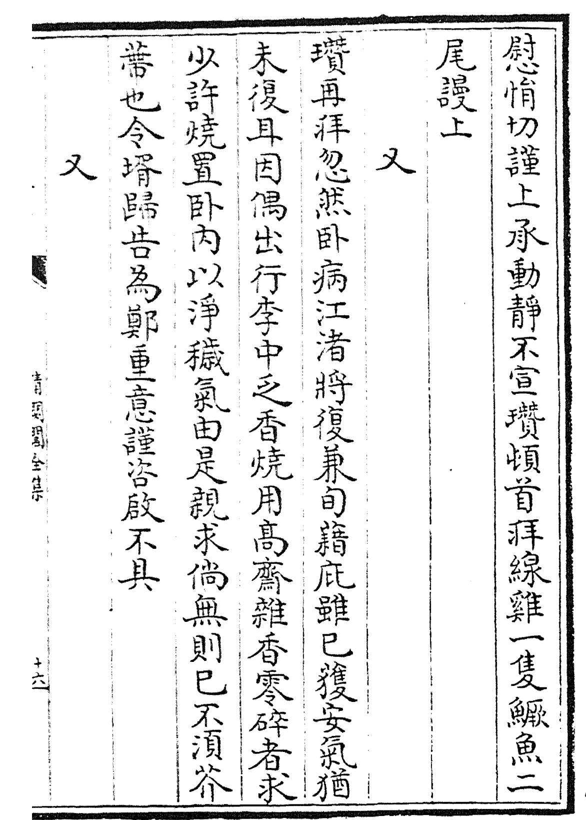
固甚佳猶未的然於所取舍耳夜來二卷思之尚有一二字未是辛攜至改定并幽林思同示借閱幽林思乃以重刻瘞鶴銘唐塞豈有是哉僕血氣雖衰未嘗貪得若而翁索人物也瓚再拜

又

瓚再拜前日打破慳囊令人不安雖然亦子所願固不深以為憂矣真人碑昨日改定數語且未可即寫尚有少議頃面以既不宣

又

瓉啓去秋獲一聚首深慰悶懷不意復還里第而羣寇
未息宮府事繁山林饑寒往而不返者似未為都無所
見也近知移家暫住余宅與僕南渚相去甚邇良用懈
慽九月廿六日欲與潘翁共載詣謁恐舍館未定故不
敢前長至前後當專造也兹先走一力上問乍冷伏惟
履候多福令伯環慶丈人令叔子明司丞天民先生賢
父子想皆安勝亦不知尚留何許力還希回示數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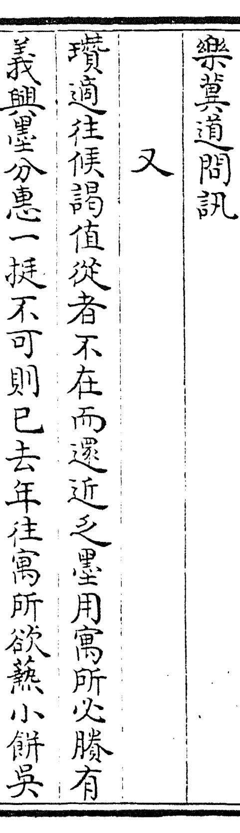
慰悁切謹上承動靜不宣瓚頓首拜綠雞一隻鱖魚二尾謾上

又

瓚再拜忽然卧病江渚將復兼旬藉庇雖已獲安氣猶未復耳因偶出行李中乏香燒用高齋雜香零碎者求少許燒置卧内以淨穢氣由是親求倘無則已不須介蔕也令壻歸告為鄭重意謹咨啟不具

又

連日憒憒獨坐無聊三月一日忽然開霽風景固佳而悽悽有念舊思賢之感因成此詩咏嘆無已泣涕沾襟而吾德機徵君雖近在百里不得與之周旋即寫此詩以寄當亦為我惻然也彝齋高士賢父子彦衡賢良守謙廣文雅集次各為道瞻企也彦衡齋閣中有好香為須少許彝齋雖有之而靳惜如金僕數日中入城亦欲一往謝而未敢必彦衡君酒量無敵是所畏也比來想佳當不為酒困耳匆匆不具伯昂摘窓想日有晏談之



與冀道問訊

又

瓚適往候謁值從者不在而還近之墨用寓所必勝有義與墨分惠一挺不可則已去年往寓所欲爇小餅吳潔香作供想已忘之一笑

又

承桐露兄見還銅佛像深感至意旦夕致一佳物必答厚情也此盖師像非班卜佛像也未寄至時深怪銅佛

像在新宅西照堂房内那緣得在水中已而果非也辱

彛齋先生寄馬脯乾魚尤佩盛心滾西草堂專待隨寓

先生來何遂杳然耶

又

三月十二日早行不獲候别賢翁壻乘輿往謁朋成兄

十三日過江渚而錢石君待僕之歸二日矣重勤専信

教墨與羊腔酒榼俱至物豐意厚拜賜之辱因得與錢

石君厭飫信還輙成五言律一首以道謝私并致謝彦

銜親契也舊陸筆三枝頗可用謹附上比欲焚吳潔小
餅作供想忘之矣二月盡舟檝必能踐約一來吳渚也

與吳齋學士先生

瓚近辱見過寓所窮居荒落不能具雞黍之奉愧悚何
限别來匆匆兼旬瞻仰殊劇仲夏未暄不審復何似伏
計履候多福瓚獲交於高門幾二十年矣突媿迂繆麁
疎與世相左但受知於賢父子則深且英嗣得婚於陸
氏非止齋則不可成止齋之推精察詳雖𨚗齋往來數

數非止齋猶不能決然爲準瓚於斯時適寓溪上目見其周折而瓚又深知高門禮義之素且承賢父子見囑令具書於止齋瓚敢靳於言乎人事好乖固定議於止齋之手乃成婚於其捐館之後今兹英嗣夫婦父母之間並怡然無閒言寧非止齋之德是亦天之所造就古人所謂有德於我背之不祥豈虚言哉閣下使英嗣得所託但不忘止齋足矣於不肖何與焉兹乃辱畝德惠羊腔珍果精緑酒器瓚何謂而當此也古人取與辭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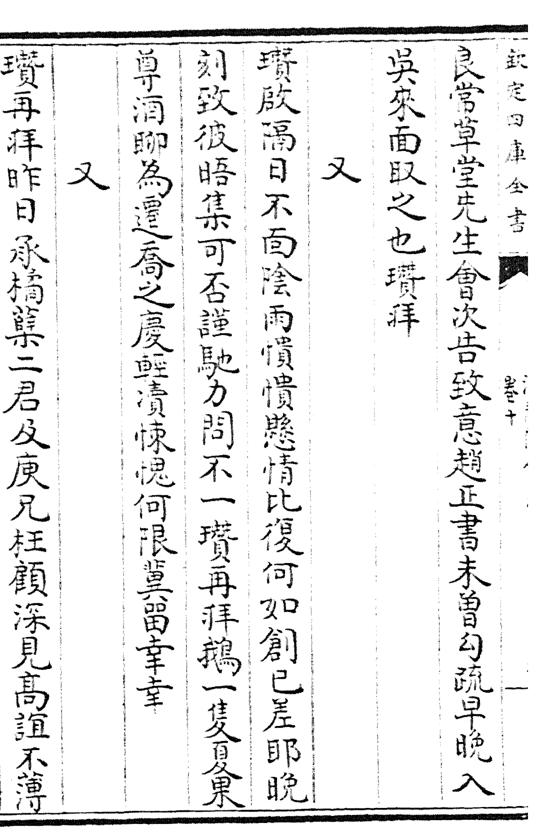
之間不可徇俗而違禮也苟辭受不當於義是亦不能
固窮所謂小人窮斯濫矣瓚非主婚之親長又非媒妁
之女隷乃妄加盛禮於不肖甚無謂也非獨不肖取譏
於識者於閣下盛譽亦有損焉耳塵坌汩汩遂稽留盛
使多日不能即令璧以歸悚恐而已兹謹以還納於下
執事幸留置之倘不以不肖之言為誠而再遣斷不敢
拜賜之辱徒勞往返耳瓚非聾斷者也切冀體悉倘能
借我蓮葉硯試用數日足矣亦非敢以乾没為鼠竊之

事只欲與小齋一二研比試高下耳能信此言即付去
來人幸甚令壻彥衡文學以中賢良雅集次併為道傾
企之思亦以鄙意諮之二公當蒙首肯也以中兄要乃
翁畫像并要不肖詩畫此月望前後寄上數日來意思
憒憒大不佳畫像亦留南渚未曾取出耳臨書增悵所
冀加愛以慰懷思不備

又

瓚漫浪之迹眉於江湖之上雖時時往還錢唐苕霅

入城府遨遊縉紳間知動靜之詳意不得奉一字為歉耳極熱不啻何似想惟履候多福賢郎姻事將有成期可賀可賀此姻事執事但知潘瓠齋利口辯才之力殊不知賤者一書之功此時非賤者之書徐止齋小婆媽皆斷斷不肯執事可容為打聽不必問之瓠齋便可知其的實姻事將成之際雖以岳氏蓮葉硯松雪玄武水滴相酬亦不足以為過也如何因便附此上問且以發執事一笑此亦飲水知源之義也便中希還數字不備



艮常草堂先生會次告致意趙正書未曾勾疏早晚入
吳來面取之也瓚拜

又

瓚啟隔日不面陰雨憒憒懸情比復何如創已差耶晚
刻致彼晤集可否謹馳力問不一瓚再拜鵝一隻梟
尊酒聊為還喬之慶輕瀆悚愧何限冀留幸幸

又

瓚再拜昨日承楠欒二君及庚兄枉顧深見高誼不薄

感刻感刻茲因子眞送藥輙附數字上謝九經十七史果肯與人乞於十七史內付四五册九經全付至示價却不可太多徒勞力耳否則已之舘舍温筆乞取一枝絕佳者封至幸甚

又

瓚比承下顧欣慰欣慰繆纂曾寫否如寫畢乞付尊染

又

來桃竹枝曾對賢長公説否草畧匆匆不具

瓚拜聞足下苦瀉泄想已平復謹此馳問欲往見足腫未全差耳雅山卷繆為二小詩煩梁翰一書并小引遂割去塗竄者拈合并求佳製一首長短隨意近賦得二三詩粗有興味倘體中已無恙明日來共觀之也雨溼殊憒憒不具

又

瓚頓首比辱枉顧喜慰無可云喻五日内之約必能踐䝉文之期猶也兩日不面想尊候多福林提舉已來未

耶伯氏體中當遂平復也老温遣其子以新製筆來特
神妙於常者不敢獨擅妙用分致前如希言允同公謹
不在宅先生各留三二貼償其所值以遣之幸甚亦不
自負其所舉也若使之空返則僕深有媿於彼矣惟加
意焉謹咨啟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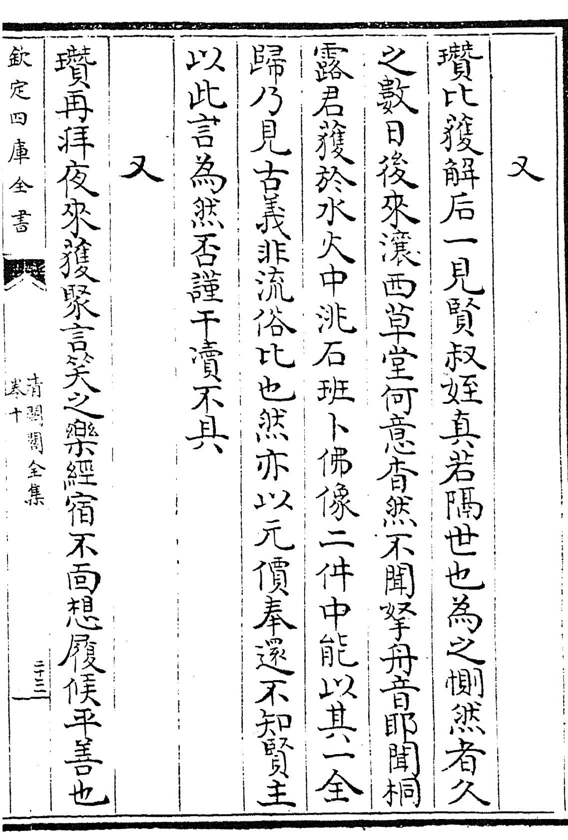
又

瓚再拜昨日乃知舟楫入城移在沈氏猶可賀也比聞
城中賣書王老者有碧牋上打弁陽道人自銘石刻得

為應錢買至𡀔𡀔物到即還元直或五或十更好向開亦不較耳㪅乞問王老此刻誰與書者塼就帶來一觀切說相見不遠所冀加愛不宣

又

瓚啟九日欲屈從者奉萸酒一巵知為他人所先遂不果也十日辱手帖餉以吳淞四腮鱸益重愧感强顔登受當面謝以盡昨晚同從善奉謁而從者尚未還寓也不具



又

瓚比獲解后一見賢叔姪真若隔世也為之惻然者久之數日後來瀼西草堂何意杳然不聞孥舟音耶聞桐露君獲於水火中洮石班卜佛像二件中能以其一全歸乃見古義非流俗比也然亦以元價奉還不知賢主以此言為然否謹干瀆不具

又

瓚再拜夜來獲聚言笑之樂經宿不面想履候平善也

漢鑑書中有一紙草稿恐在葉內遣上雨潺潺及白推
訪寄韋一檢付無則已并書院中几上有貞居寫吞則
宮雪獅兒二詞後有賤子寫滿江紅未了如在彼乞付
至檢本寫足付去不在則已

又

瓚啟不審復何似想惟體中清勝行元博士近有信來
家否體中必不佳比當平復也不得往問懸情聞執事
新收得庚子山詩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敢也茲

專一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觀執事近與僕情同骨肉亮不托故而靳惜也僕亦不敢乾沒盖窮措大細事多慮太過太遠故云耳如何如何𨚫居枇杷數樹盡熟爛然如金彈乃陳正之因補趙子昂詩有貧家自笑無金彈數樹枇杷儉不生之句僕賦一詩云疎疎梅雨擒花香寂寂桐陰硯席凉怪底枝間金彈子枇杷都熟不知嘗併寫上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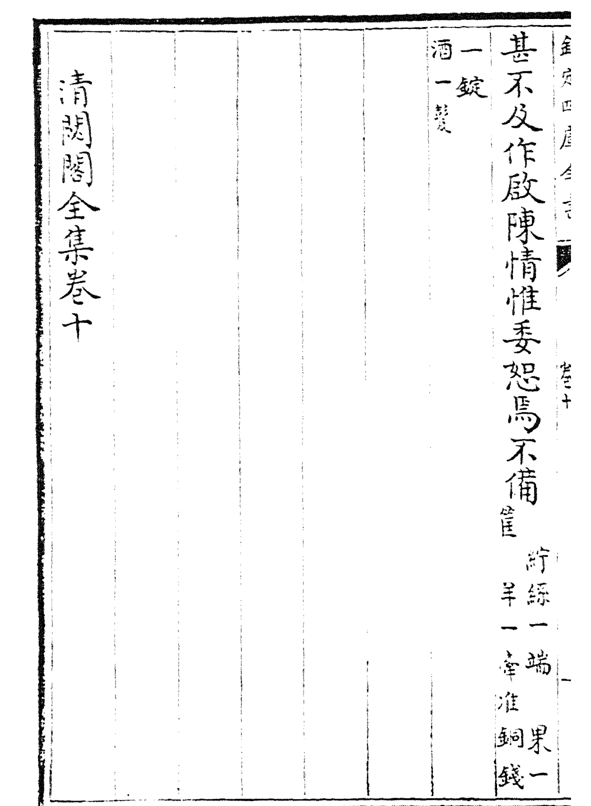
與陳叔方

瓚頓首再拜慎獨有道先生執事瓚久不上問惟是懐仰之私無日不勤秋氣涼冷不審何似伏惟隱居求志教授鄉里有下帷談道之樂神相徳人百福萃止欽歎何限瓚七月末忽感瘍下疾東旬乃瘳近猶懨懨耳詩以道義之契輙有涴瀆養正一子八歳矣使知所趨向以為禮義之歸不可不慎其始也養正賢毋子熟聞其先公誦歎徳美之盛願闗私塾以俟杖屨之臨寫所謂河潤九里者非但小子䝉福也未敢冒昧以請俾賤者

敬致一言於左右能俯從其私情幸甚詳曲當别奉書以聞亦只就此月到舘中為便也僭越上凂高明惟有悚恐仰兾恕亮不備海岳圖旦晚臨摹畢即全璧以歸也酒二大尊謾上九月二日瓚又空

又

瓚再拜奉書慎獨有道先生執事霜寒伏想尊履清謐養正冐昧選取八月十八日闢私塾招延先生講授其中謹預於十三日敬致少幣禮於執事者至乞領意幸



甚不及作啟陳情惟委恕焉不備筐

紵絲一端　羊一牽

果一　淮銅錢一錠

酒一[illegible]

清閟閣全集卷十

清閟閣全集卷十一

外紀上

雲林遺事 五則

高逸

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暎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

雲林有清閟閣雲林堂清閟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夸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紿云適往惠山翼日載至又云出探梅花夸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列奇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罍法書名畫夸人方驚顧問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勉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茆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閶報即使二童子邀

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子出
肅雲林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有難色
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
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贄謁乃笑曰若
亦知有我乎遂受其幣富人出扇索書元鎮不悅裂其
幣散坐客且謝富人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其人慚退
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
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

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咲如常

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畧不知風味

真俗物也自是絕交

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張伯雨題

讃雲林古衣冠坐一連床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

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籍以

錦茵置詩卷盈束一蒼頭持長柄麈拂立几側一女冠

左持古銅洗右持㪺水器及巾帨之具

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勝伯及覺軒王氏父子金壇張氏兄弟吳城陳惟寅惟允周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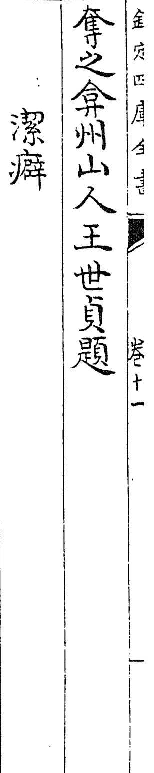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閒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信口或有似唐人為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逼黃庭畫法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邨謂其晚年率畧如出二手殆非知言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珍藏況與
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鼠古體皆寫遺
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
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䙰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
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
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罹於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於
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

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浥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弘治四年七月廿五日延陵吳寛書

元鎮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晏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至數十金壯年有巨幅雅宜山圖甚為當世所珍元鎮又有雅宜山竹枝詩二首云雅宜山舊名娜如山盖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絶至彦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彦敬似老米父子而别有韻子久師董源而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始不以為然而未有以



奪之弇州山人王世貞題

潔癖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坌集元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熱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

光福徐達左搆養賢樓於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於此雲林為尤數馬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故用煎

茶後者或為泄氣所穢故以為濯足之用

嘗眷趙買兒留宿别院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具寢且捫

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每為絶倒

溷厠以高樓為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鵝毛

起覆之童子俟其傍輙易去不聞有穢氣也

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侵

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偽言隐外梧桐葉有

唾痕者元鎮遂令剪葉十餘里外盖宿露所凝訛指為

唾以給之耳

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出

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特厚凡燕室柱礎之閒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馬乃元鎮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疾雨中往途中上下故

以泥汚馬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汚心已不悦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大惡拜其母曰兒欲毋速起故恐之耳兒疾雖死不顧其醫矣馬洗數日乃止

元鎮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容貌麄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也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危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危人多鬚鬚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然

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容人跡緑褥可愛每遇墜葉輙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不使點壞

游寓

踪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棲止處荆溪善權離墨銅官其遊甚數嘗避兵泖上有出泖詩

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珠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鄉未若還家樂緑樹年年㕦杜鵑洪武甲寅還鄉時已無家寓姻親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疾戒飲淒然不樂乃賦詩有云紅蠡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不久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飲食

蜜釀蝤蛑初用鹽水略煮才色變便撈起劈開留全殼螯脚出肉股剁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殼内以蜜少許

入雞蛋内攪勻澆遍次以膏腴鋪雞蛋上蒸之雞蛋才乾凝便啖不可蒸過橙虀醋供

煮蟹法用生薑紫蘇橘皮鹽同煮才大沸透便翻再一大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一人為率秪可煮二隻啖已再煮擣橙虀醋供

黄雀饅頭法用黄雀以腦及翅葱椒鹽同剁碎餡腹中以發酵麪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上籠蒸之或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煤之尤妙

雪盦菜用春菜心少留葉每棵作二段入碗內以乳餅厚切片盖满菜上以花椒末於手心揉碎糝上椒不須多以醇酒入鹽少許澆滿碗中上籠蒸菜熟爛啖之

熟灌藕用絕好真粉入蜜及麝少許灌藕內從大頭灌入用油紙包扎煮藕熟切片啖之

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蕊畧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扎定經一宿明早摘蓮花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扎口收藏

糟饅頭用細餡饅頭逐箇用細黄草布包褁或用全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内用布攤上稀排饅頭其上再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一宿取出香油煠之冬日可留半月冷則旋火炙之

燒鵝洗肉淨以鹽椒葱酒多擦腹内外用酒蜜塗之入鍋内竹棒閣起鍋内用水一盞酒一盞蓋鍋用溼紙封縫乾則以水潤之用大草把一箇燒不用撥動候過再燒草把一箇住火飯頃以手候鍋蓋冷開蓋翻鵝再蓋

以濕紙仍前封縫再燒草把一箇候鍋盖冷即熟入鍋時以腹向上後翻則以腹向下

煮決明法先淨洗入酒瓶內以清茶水貯瓶滿礱糠火煨一番取出換水浸之切用

元處士雲林倪先生旅葬墓誌銘

長樂王　賓撰

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先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斷其家田産不事富家

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為戇悉兵動諸富家剽剥廢田産人
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頮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
次拂振齋閣前後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從
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殮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友張
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産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
不載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
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
四旅葬江陰習里子二孟羽季民孟羽早卒女三其詩

散逸人咸惜之銘曰

捐所憂心何求吁嗟乎其爲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其時躅所脩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元處士雲林先生墓銘志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旣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

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
先輩埒令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
述也按倪之先漢御史寛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
景祐使中朝留不還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為時著姓建
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脩梅里
之祗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寖盛貲雄
於鄉高祖汲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
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

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其師翠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官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靄靄如春陽之和刮磨豪習未嘗有紈綺子弟態談辨絕人亹亹不倦好

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倫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記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喬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客至輙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翫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

素閒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屛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氣采愈高不為詔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衒暴清而不汚將依隱焉世氛頗淨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沉晦免禍介石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

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孟羽字騰霄號碧落次季民字國珍號耕逸又號蓬居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頤幼為母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某年某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導治命來徵銘余辱游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余家山肴野簌促席道故舊問規其所偏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縱步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為别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

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其託乎雖然詎可恝然亡言乎輒舉其槩為銘以畀之卿以紓吾哀云耳銘曰

愛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售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之其聲希没而不朽惟在兹

雲林倪先生墓表

張端　著

姑蘇知府何　良篆額

雲林諱瓚字元鎮清姿玉立冲澹淳雅得之天然多讀

書禮樂制度靡不究度所作詩畫自成一家瀟灑頴脫若非出於人為者至正間與歐虞范揭諸老詩鳴埒聯屬姓名板行於世日晏坐清閟閣於世累泊如也或作溪山小景人得之如拱璧家故饒於貲不以富為事有潔癖所建雲林堂逍閒仙亭朱陽賔館雪鶴洞海岳翁書畫軒齋閣前植雜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時加汎濯花葉墮下則以長竿黐取之恐人足侵汚也出入則以書畫舫筆床茶灶自隨清閟閣籍以青氊設紵履百

兩客至易之始入雪鶴洞以白氊鋪之几案則覆以碧雲箋見俗士索錢則置錢於遠所索者自取之恐觸其衣也一盥頮易水數十次冠服數十次振拂一日棄田宅曰天下多事矣吾將遨遊以覩世自是往來五湖三泖間二十餘年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後歸鬻田產厚葬從學師王文友所交張伯雨後至其家念老不再至千百緡推與之不留一緡其輕財恢量如此

大明一統志

元倪瓚無錫人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貲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乃往來五湖三泖間人望之若仙去

錫山志

元倪瓚字元鎮先字泰宇伯父煥積學礪行元辟桂陽主簿不就父炳性清約不妄交安居自得澹如也瓚清姿玉立有潔癖好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為詩雅淡有理致日坐清閟閣不涉世故間作溪山小景人得之

如拱璧家故饒資一日棄田宅去往來五湖三泖間二十餘年多居琳宫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其師瑾葺昌王文友老而無嗣瓚奉養以終其身歿為殮葬瓚號雲林有詩集年七十有四卒子二曰孟羽曰季民

晉陵崇祀先賢傳

元處士倪雲林先生名瓚字元鎮無錫人清姿玉立好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為詩雅淡日坐清閟閣不涉世故家故饒貲知天下將亂一日棄田宅去孤舟蓑笠載

竹床茶竈瓢遥五湖三泖間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僞吳張士誠招之不往其弟士信致幣及絹百匹冀得一畫先生裂其絹而立返其幣一日士信偕諸文士湖游聞異香縷縷出自葭蘆中搜得先生箠之幾死終不開口一時文士在士信左右者力救得免人問曰何以無一言曰開口便俗從此超然遠遯不罹其難亂平遂里隱居不仕并日而食有富人厚為餽遺徐出扇索書艴然曰吾書何可貨取也富人慙而退則亟

以所遺散諸客晚益喜作詩評者謂在陶岑劉之間

論曰處士棄田宅近俠裂絹近節自全近智亂平不仕近獨行要自天性伉爽出之非有貴於節俠智與獨行而為之者也

倪雲林先生小傳 載列朝詩選

瓚字元鎮無錫人其先以貲雄一郡元鎮不事生產强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

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煩洗拭見俗士避去惟恐浼至正初天下無事忽盡鬻其家產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皆竊笑及兵興富家盡被剽掠元鎮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始服其前識也洪武七年元鎮七十有四始還鄉里寓其姻鄒惟高家遂死鄒氏揚鐵厓云元鎮詩材力似腐而風致近古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為繕寫其藁於家長樂王賔志其旅葬吳人周南老志其墓皆曰元處士雲林先生云

題贈雲林高士 戴錫山志　　虞集

鮑謝才情世不多手封詩卷寄江波宅邊東海鯨魚窟好着輕舟一釣蓑

次韻謝別元鎮　　張天雨

平生好遊意於世未數數誰能長隠几局促守南郭君家雲林幽夢寐所棲泊顧余衰白久一見當叱咢鳯雛世未識夙昔有成約白衣造齋閣清畫觸鈴索浪迹何由拘進退惟野鶴向來濟勝具不借猶可着他山好泉

水揮弄還自酌時禽集芳叢文魚躍陰壑到處一巵酒

風軒看花落野穀間俟鯖提攜出絲絡生意亦云厚未

厭此客惡外人那得知孤雲豈無托不見塚纍纍安用

綬若若期之采真遊取味在藜藿

飲元鎮玄文館

親知貴浹洽屢此良燕會堂陞自宗廣促席歸臥內說

詩盛使氣屈節高李輩叟端輒笑謔知節已需醉玲瓏

雨花飄蕭屑風竹碎政使韓伯休移床夜相對

次元鎮遊虎丘韻

振屐稍踐危援藤遂支滑尚餘金玉氣山川相暎發沼吳不滿眼軒中樹如髪花覆闔閭城石繞生公塔適與幽人攜及茲暮春月坐久得忘言移鞍蔭青樾

雪中用元鎮見懷韻

郊邑乍飄瞥林岫皓已盈陽簷凍羽墮陰壁素苔生擁衣一再起挈壺時復傾高卧足自了饑寒逼人情

為元鎮題所藏趙松雪着色便面

誰寫南屏松石罔斷煙平楚間微茫障塵不借蒲葵影

弄翰同歸粉墨囊驢背書生猶洛下鷗波亭子只山陽

憑君更倩盧鴻乙滿把清風畫草堂

蝶戀花　清明日去梁溪元鎮買舟追送未至戲題所坐船窗

雨館幽人朝睡美好趁春晴茶竈隨行李九朵芙蓉青

似洗天河一夜增新水　相送殷勤至禮燕子無情

不管帆檣起錯恨分風三十里清明小住為佳耳

訪元鎮不遇　楊維楨

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
蹈海深慙魯仲連萬里乾坤清似水一窻燈火夜如年
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蘓門二頃田

寄雲林

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
歸來自寫草堂圖
迂叟於人久絶交文章出口未全膠權門喜怒狙三四
何用楊雄賦解嘲

同倪雲林王伯純飲散過大姚江

大姚江頭風乍稀小陸宅前人獨歸霜楓紅於大藥染沙鳥白似孤雲飛持螯把酒一生足食蛤鋸龜千刼非雪灘水落獨無恙留借老夫為釣磯

謝元鎮憶古劖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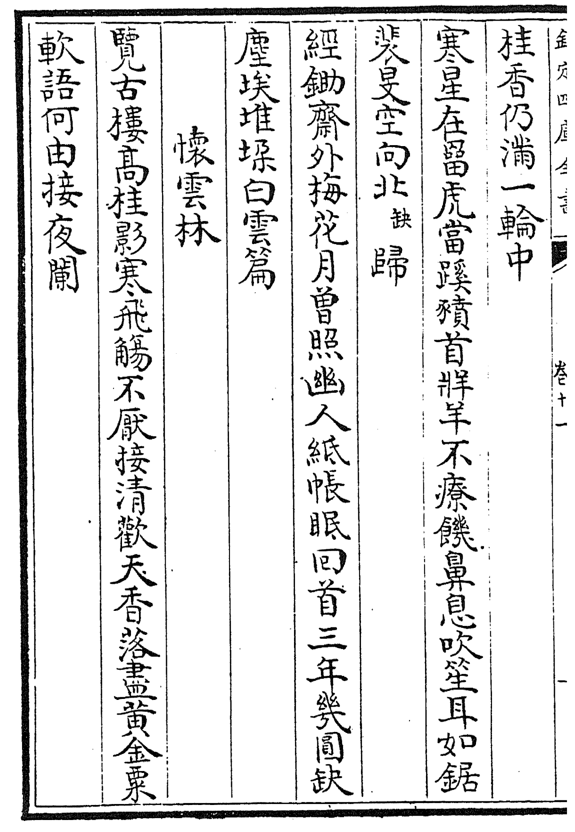
神絃泣斷三千年秦聲錚錚十三絃莫憑小江寫哀烈中有長城窟水嗚嗚咽長城將軍劖猶昨何處孤桐有遺斷祇陀文人聰五音律應黄鍾度協朔道人十五吹

叢篁挑心起舞玉女腰文人好事持寄似琴臺一夜啼春嬌拂丹絃促冰柱請君更張為君鼓迴風一陣散瓊花玉雁飛來鳳凰語君不見功名䣊極謝東山髯伊柱上淚斑斑

寄雲林四絶句　　鄭元祐

雲飛仍是舊雲林尚想燈前酒盞深留得經霜梅蕊在暗香來處尚堪尋

焊雞湯鼎大蘇公命與妖墓白月同萬里清光復舊日



桂香仍滿一輪中

寒星在罶虎當蹊殨首牂羊不療饑鼻息吹笙耳如鋸

奘旻空向北缺歸

經鋤齋外梅花月曾照幽人紙帳眠回首三年幾圓缺

塵埃堆垛白雲篇

懷雲林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歡天香落盡黄金粟

軟語何由接夜闌

次雲林韻

雲林已白頭猶有晉風流愛寫滄洲趣閒來玄館遊茶煙秋淡淡竹雨暮脩脩欲向南池水長留清翰舟

寄倪隱君

名落人間四十年綠蓑細雨自江天寒池𦶜雪詩人畫午榻茶煙病叟禪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疎柳舊莊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次雲林見寄韻

老來詩陣尚堂堂過宿曾留讓大牀病驥可堪迷遠道
孤松只合在高岡蕭蕭髩影驚寒色渺渺雲山斂夕光
莫道欲歸無好處便尋句漏與華陽
草滿當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牀秋風吟怨衰蘭浦
暮雨行愁苦竹岡任俠豈能諧薄俗養和且為駐頹光
酒錢十萬今誰送獨嗅黃花對夕陽

訪雲林留飲　　華幼武

軒窗玉潔無塵迹梧竹風高夏日清池上綠陰分野色

花間黄鳥帶春聲移尊近水延餘醉寫畫留人款别情一出山莊路何限客衣慈母意難平

答雲林閔雨見寄

十日不見天宇青城上雲氣如愁生擬移茅屋近山住頗訝漁舟平地行巫峽漏天常是雨楚江沃壤獨宜晴羲和六龍馭白日借問孰處揚光晶

過元鎮林居　　陳惟允

高齋閒寂傍湖渚地僻林幽來者稀綠陰當戶子規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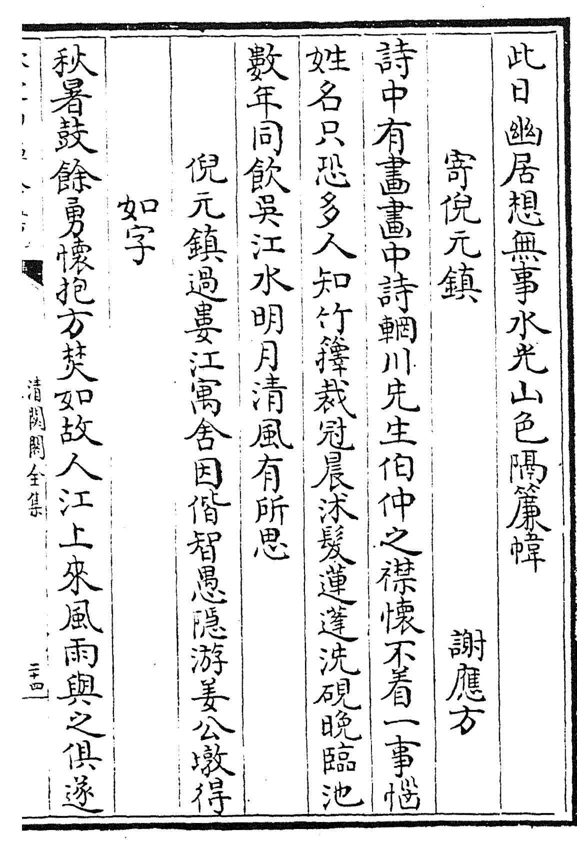
草色滿簾蝴蝶飛主人久得棲遁趣過客暫息風塵機春來水深可把釣況有苔石臨柴扉

登樓有懷元鎮

清晨獨倚樓秋色淨如洗山青雲弄姿江白風初起心隨沙鳥閒目送征帆駛對景每懷人相看隔千里

寄雲林

高人只在南湖住來踏扁舟往見之詩到每驚陶謝句别來空負范張期花明曉日啼黄鳥谷暖春風長紫芝



此日幽居想無事水光山色隔簾幃

寄倪元鎮　　謝應方

詩中有畫畫中詩輞川先生伯仲之襟懷不着一事惱姓名只恐多人知竹篳裁冠晨沐髮蓮蓮洗硯晚臨池數年同飲吳江水明月清風有所思

倪元鎮過婁江寓舍因偕智愚隱游姜公墩得如字

秋暑鼓餘勇懷抱方焚如故人江上來風雨與之俱遂

令沸湯鼎化為寒露壺幽尋陟崇丘飄飄素霞裾同遊得名緇吟嘯興不孤大樹依高蓋小酌懼有餘三江五湖上羣峰開畫圖獨憐我鄉土煙塵尚糢糊安知艱虞世得此暇日娛一笑百慮忘松風奏笙竽

寄雲林　　包　英

不待兵戈即遠移吳松江上住多時從容只為知幾早阻絶應知會面遲甪里正堪商谷隱龐公未赴鹿門期山林揺落空相對每切停雲一賦詩

又　　　　　　　　　　　　王　逢

笠澤雨晴煙霧除放船適逢倪隱居黄河泰華意氣若

金薤琳瑯書畫如路浮笤葉湛春酒水落桃花炊鱖魚

莫嫌忘形禮法外難得合併憂患餘

又　　　　　　　　　　　　胡　奎

昔聞公孫渾脫舞今見書法有張顛君能髙歌白雪調

我欲笑拍洪厓肩玉堂晧鶴久無信青李來禽真可憐

洞庭春水碧於酒細雨綠蓑須放船

又　　沈秋田

隱迹懷東老詩狂慕浪仙百壺千日醞雙槳五湖船載籍通芸閣征輪歇爇田鄉評有月旦未覺虎頭賢

又　　夢觀

禪榻清談屢有期茶煙相見鬢絲垂春風水榭停蘭槳夜雨和山寫竹枝甲剪沉香都入夢新蒲細柳總堪悲

又　　周彝 悅道

鸊鵜飛處重相憶擬和樊川五字詩

九月江南屬授衣樂遊猶自不言歸波清笠澤鱸魚上霜冷蘇臺旅雁飛圖畫已留吳郡譜綈袍還歎故人稀高軒夜寂驚寒雨風振幽篁獨掩扉

又　　王暇 伯純

赤水丹山隔兩塵麻姑書信莫辭頻久知鴻寳飛騰術獨許青雲磊落人賔戲能消春晝永茗香聊試石泉新東風回首松陵道重儗攜書與卜隣

對雪懷倪雲林　　陸宣 後之號天游

徘徊急雪隨風舞次第疎梅繞路開身世飄零愁作客道途艱阻老相催俛寛久矣無書札阮籍何妨醉酒杯歲莫天寒人事盡江邨牢落更堪哀

崇丘贈元鎮　　陳基

丘崇崇兮下有流水樹森森兮匪櫟伊梓彼櫟孳兮且壽梓棄為薪兮於材何有造物孔忍兮將誰歸咎

題元鎮笠澤齋居　　秦約

春流帶江郭雅致屬蕭齋魚鳥會心處圖書引興佳游

雲生曲几飛絮落空堦笠澤高風在非君孰與偕

松陵留别倪元鎮高士

佳賔已散千金盡小畫兼題五字奇邂逅松陵慨今昔

酒壺茶椀鬢如絲

送楊義甫訪雲林子　　王冕

父子翩翩孰與儔雲林清氣逼高秋牙籖耀日書充屋

彩筆淩煙畫滿樓既是有樽開北海豈云無榻下南州

相逢一笑如知已不必人間萬戶侯

懷雲林　雲溪

白石兮齒齒碧流兮潺潺古桂兮條達孤峰兮巉巖春已去兮花落雨將歇兮雲閒慨山人兮不返嗟夕鳥兮知還彼冥鴻兮遠舉渺高峰兮難攀

寄雲林　焦伯誠

孤松秀挺挺桂樹綠團團我欲歌招隱疇能賦考槃美人杳何許遺佩謁芳蘭雲斂遙岑碧空江生暮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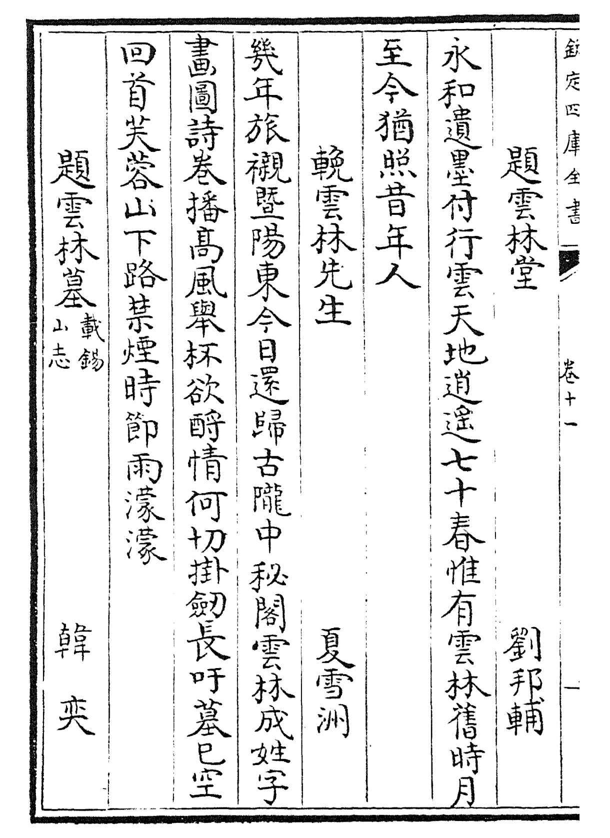
題雲林先生小像　天師張某

才之英德之精坐松石儼像形噫安得斯人兮復生

題清閟閣二首　　陳　方子貞

門前濯木春啼鳥屋畔長松夜宿雲剪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白成文偶同杜老惟耽句遂訝顏淵不茹葷境勝固應天所惜品題瀟灑最憐君

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立簞紋波細細又疑墻影雪陰陰竹摇棐几常閑帙花落藜牀獨抱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屩駐仙岑



題雲林堂　劉邦輔

永和遺墨付行雲天地逍遥七十春惟有雲林舊時月至今猶照昔年人

輓雲林先生　夏雪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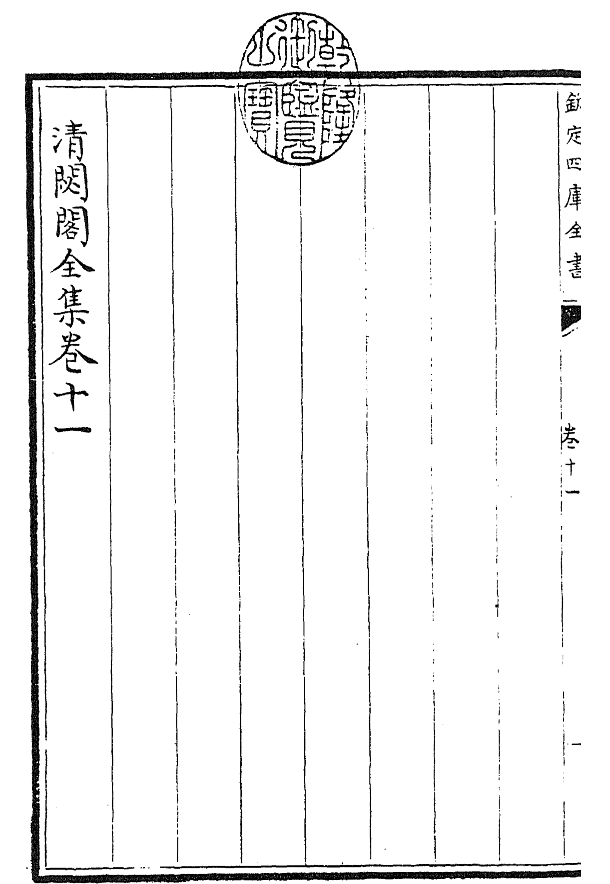
幾年旅櫬暨陽東今日還歸古隴中秘閣雲林成姓字畫圖詩卷播高風舉杯欲酹情何切掛劒長吁墓已空回首芙蓉山下路禁煙時節雨濛濛

題雲林墓載錫山志　韓奕

一龍與田平青青蕎麥生耕犁他日處掛劍故人情詩
畫名空在山林夢亦清不堪寒食節落日杜鵑聲

題雲林先生　　華亭顧正誼 仲方

元鎮高潔士世外託幽襟棄捐千金產獨抱五湖心笑傲煙霞際逍遥松桂陰峨峨清閟閣古鼎燦成林牀頭荀勗尺窗下孫登琴好潔終成癖眈書自為淫剪桐因唾染洗馬為泥侵畫竹寫逸氣泠然冠古今予意在山水踪跡每相尋異代堪同調與爾結知音



清閟閣全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